

谨以此书纪念人民作家赵树理逝世四十周年

苦 战

刘长安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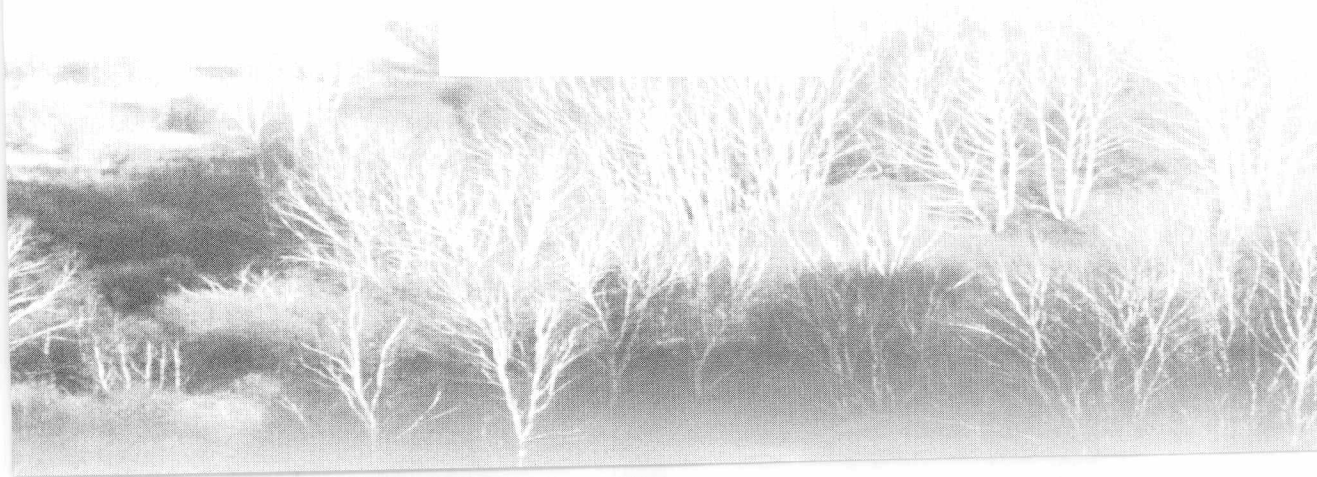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谨以此书纪念人民作家赵树理逝世四十周年

苦 旅

刘长安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旅 / 刘长安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059-7057-1

I. ①苦… II. ①刘…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63763号

书 名	苦 旅
作 者	刘长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堃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X 1092 1/16
印 张	28
插 页	4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7057-1
定 价	38.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CONTENTS

上 卷

第一章	尉迟村的“神童”	3
第二章	漫漫征程第一步	16
第三章	从欧化到大众化	28
第四章	烽火报人	38
第五章	在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	54
第六章	《万象楼》的诞生	64
第七章	小二黑不能死	75
第八章	和李有才在一个炕上睡了半年	86
第九章	《孟祥英翻身》是怎样写出来的	98
第十章	地板引起的风波	111
第十一章	为李家庄人民呐喊	122
第十二章	关注福贵们的命运	134
第十三章	《催粮差》，不只是对催粮差的揭露	146
第十四章	登上巅峰以后	155
第十五章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上）	166
第十六章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下）	177
第十七章	黎明前的绝唱（上）	191
	——传家宝的故事	
第十八章	黎明前的绝唱（中）	198
	——田寡妇的故事	
第十九章	黎明前的绝唱（下）	205
	——小飞蛾母女的故事	

下 卷

第二十章	进城以后	217
第二十一章	建国后的首次检讨	228
第二十二章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前夕	239
第二十三章	在三里湾的日日夜夜（上）	253
第二十四章	在三里湾的日日夜夜（下）	264
第二十五章	《“锻炼锻炼”》，究竟叫谁锻炼锻炼？	277
第二十六章	三进灵泉洞	289
第二十七章	与上党戏的不解之缘	301
第二十八章	发烧年代的“醒者”	313
第二十九章	人生悲剧的开始	324
第三十章	“你真是根一根筋！”	337
第三十一章	写《实干家潘永福》的前前后后	350
第三十二章	最后一篇小说	361
第三十三章	北京的寒冷	371
第三十四章	《十里店》的苦旅	383
第三十五章	为了写《焦裕禄》	399
第三十六章	巨星是怎样陨落的（上）	415
第三十七章	巨星是怎样陨落的（下）	427
后 记		438

上 卷

第一章 尉迟村的“神童”

福归哥的房背后，有个院子叫“东头院”，住着一户姓吕的，弟兄四个，我对其中两个称伯伯，两个称叔叔……他们都爱好民间音乐，八音会的乐器长期存在他们家里。我爱打打锣鼓大半也是在他们家学会的。

——赵树理：《新食堂里忆故人》

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庄稼人睡醒以前，因为沁河上升起一层淡蓝色的薄雾，尉迟、武安、上伏、下伏这些沿河两岸的村庄，统统被罩在像一个硕大无比的玻璃瓶里一般好看。接着，当雾气消退时，第一缕阳光投向尉迟村的时候，羸弱的、后来成为蜚声海内外作家的赵树理，终于离开母体，呱呱坠地了。

尉迟，的确美丽。清澈的沁河，像少女的一方绿色飘带由村前淌过，岸柳拂拂，鱼翔浅底。远处，像卫士般忠实守护着村庄的杨、榆、椿、槐，在微风中搔首弄姿。村后是绿荫遍野的南山，虽说不上高峻，却也重重叠叠逶迤不绝。百十户人家的青砖灰瓦房，掩映在葱笼翠绿中。湿漉漉的空气，常年滋润着大地，滋润着沟岸上密匝匝、黑乌乌的庄稼，也滋润着人们的皮肤，使得那些年轻人，特别是那些整天发出铜铃般笑声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丰韵白皙充满情态的面皮，嫩得仿佛五月的小瓜，一掐一股水。

这就是生养哺育赵树理的鍾灵之地。

然而，尉迟，最美的还不止这些，还有被庄稼人传了上千年的一个优美故事。那就是尉迟恭落脚此地的传说。

唐初大将尉迟恭（公元585—658年），字敬德，朔州善阳人（今山西省朔州市）。隋末从刘武周为将，后降唐。曾击败王世充军并参加镇压窦建德、刘黑闥起义军。武德

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官至泾州道行军总管、襄州都督等职。可谓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一员战将。将军性刚烈而毫无节制，常因不满朝弊、口无遮拦，闹得文武百官窘迫尴尬于朝堂之上。晚年笃信方术，念佛吃斋。一说杜门不出，无疾而终；一说仗剑云游，一路北上，决心躬耕田园，老死山林。那时候，山高路长，关山重重，要从长安来到太行山上，谈何容易？但战功赫赫、勇猛无比的老将军，且行且选。当来到沁河岸边时，终被这里的山水美景、田园风光吸引住了。

于是，将军住下来了。

久而久之，便成为一个村庄了。

爱民如子的老将军为了让村民们耕作之外再学点手艺，便把在瓦岗寨时学得的一手柳编活儿，手把手地传授给大家。

尉迟恭，究竟是杜门不出、无疾而终，还是仗剑云游、老死山林？这的确没有人能说得清。可有两重要佐证能立马说清：一条是尉迟村至今座落着一座颇壮观、颇古朴、颇清幽的“敬德大庙”，且香火不断。据有关专家考证，为敬德建庙，在全国罕见。那么，这能不能佐证将军暮年落脚尉迟呢？再一条是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从哪辈人开始，张罗、缠杈、编簸箕，风靡尉迟，而且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尤其在上个世纪，这些小手工业者的足迹遍布上党。他们都把尉迟恭当祖师爷供奉，这，又该怎样理解呢？至于尉迟恭之所以成为门神，则传说是因为每夜只有他和秦琼大将军把守宫门，皇帝才能安然入睡，传到民间，大家无法请到真人做他们的“保安”，就只有用二人画像代之了。而在尉迟一带，贴门神之风尤其兴盛。

不管哪一说对，也不管尉迟人是不是老尉的后裔，反正数百年来，尉迟人对这位喋血沙场、嫉恶如仇、体恤民情的大将军，关爱有加，敬若神明、尊为先祖。都说，是敬德爷给他们带来的安康、勤快和睿智。

细究起来，赵树理祖居并不在尉迟，而是在隔河相望的武安村。他们这一族属二支，长支现仍住那里。大约四、五百年前赵氏出了位武举人，从此发迹，后经风水先生指点，迁居至据说“能福佑后世”的尉迟村，相继在这里盖起了棋盘四院，即东院、西院、南院、北院（亦称当铺院）。至其祖父手家道中落，渐渐贫穷潦倒。

赵树理的祖父叫赵中正，小名东方。祖宗的遗产和尚未破落的家庭，使这位出身于庄稼院却不善稼穡的农民，把读书识字当作了第一要务。年轻时，居然弃农到河南从商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武举人后裔，因为正人君子，为商不奸，几年下来，非但未能熬成东家，反倒落得异常拮据了。更为糟糕的是，他一连娶过几房妻子，都因与其严厉的母亲无法相处和贫病交加而早亡。于是，心灰意懒的失意商人，不得不回到尉迟村来了。人到中年，与一位瞎眼寡妇结合，并生下了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小名双全。双全，是这位人生旅途颇不顺当的赵中正希望这根独苗日后文武双全，或者成为一位既有文化又能经商的“儒商大贾”。于是，望子成龙心切的前清秀才，竭尽

全力，又开私塾，又办教馆，希望儿子能像端着海碗吃饭那样尽量往肚里灌学问。

在父亲的严教下，赵和清肚里终于有些“墨水”了。面对贫穷和饥饿，他没有把自己拴在断文识字上，他不做那种“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穷儒。他为了家人的温饱，在断文识字的同时，又如饥似渴地首先学会耕地耨耩、打夏收秋等等一个好庄稼人所应具备的十八般武艺，其次又利用阴天下雨农闲时节，读医书、背汤头、看牲口、编柳器、研相术、学阴阳、打家伙、养蜜蜂、钉盘钉碗、打铁补锅、锯刨铰凿……等等，等等。因此，他从乡亲们那里领到了许许多多的名号：小孔明、二诸葛、百宝全、能透顶、鬼双全……这些有褒有贬、雅俗共兼的小名号，对一个精明的庄稼人来说，无关紧要！不是吗？在乡下，这些被当成高不可攀的小手艺，哪一行不是进钱的门道呢？为了养家顾口，他还管它们雅不雅吗？

赵树理的降生，为这个耕读参半的农家带来了勃勃生机——接近花甲的赵中正整天理着八字胡一个劲笑；赵和清呢？虽然忙得屁股不着地，但一有空，就颠到西楼上来，用劳动磨硬的粗手指逗还在襁褓中的儿子：

“笑，笑一个。叫大……”

高兴归高兴。唯一让一家人遗憾的，是这娃瘦骨嶙峋，着凉就咳，体质太弱了。更让全家丢魂落魄的是，有一天娃得了场大病——口吐白沫，抽搐不止，肚皮冰凉，眼看不行了。在一家人的慌乱中，赵和清不慌不忙地打开一本医书翻看，然后让家里人捣几瓣大蒜抹在艾蒿上点燃愣熏娃的肚子。结果，病是治好了，却落下个怕冷的根儿，并且一直跟随了赵树理几十年。

“双全！我跟你讲，咱娃就叫树礼啦。”赵树理做满月的前一天，赵中正把儿子叫进堂屋来，一言九鼎地说，他透过老花镜的上方瞟着儿子，观察着儿子对自己这个杰作的反映。没看到什么异样，接着说：“按咱赵氏族谱里‘中、和、树、德、孝’的排法，这娃属‘树’字辈，至于‘礼’嘛，我是取了孔圣人倡导的‘仁智礼义信’这五常中的‘礼’字。嘿嘿！双全，你觉摸着咋样儿？”

这是老秀才捻着胡子，斟酌了许久才起下的名字。从他喜笑颜开的神情上看，他很满意这名字。嘿！

赵和清正蹲在砖脚地上吸烟。他用两个指头捏起一撮烟丝摁进长长的竹杆子烟袋锅里，然后吹着纸媒，点燃，“咝——”吸一口，“噗”一声将仍有余烟的烟灰吹掉。这是河南产的一种在当地很盛行的、比头发还细的烟丝，当地人叫“小烟儿”，或“毛烟儿”，也叫“一口香”。赵和清不吸烟叶。因为烟叶从种到收，然后是焙干，揉碎，再用小磨香油炒拌……太麻烦了！一个浑身是艺道的人，他哪有这闲工夫啊！

“行。”听了他爸的问话，埋在烟雾中的赵和清吐出一个字来。但思虑了一霎霎又问：“小名儿哩？大，不给娃起个小名儿吗？”

“对，是得有个小名儿。”老汉同意，“叫……？我瞧来，这娃一生下，不光咱自

家人高兴，连左邻右舍也乐意。以此，就叫‘得意’算吧！”

“好。好。‘得意’好。”赵和清不住口地赞叹。随着鼻子、口冒出的三股白气，他“噗”一口吹掉烟灰，烟盒一扣，站起来就走。

“等等！”但被他爸拦住了。老汉一脸的不高兴，“慌急个啥？不好！旁人的话没听完就走脱，不好！”

这是“家教”！赵和清只得站在那里了。但没有重新蹲下。看样子，有甚么急事等着他办吧。

“双全！常言道：小树不修不旺，小娃不教不长。我琢磨来，要想叫娃大了成材，从小就得给他个约法三章哩！就是往后不准他出门野跑、不准他跟村里那帮捣蛋娃们往一搭圪搅、不准……”

“大，往后再说，往后再说。我还有多少事。还没给牲口铡草哩！”

赵和清说着，扯开两条粗壮的腿走了，迈门限时绊了一下。

是的。他的确忙。你看！他刚刚碾完场，身上、头上还沾着扬场落下的谷糠和草叶子哩。这个满身力气的庄稼人，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劳动上了。他不愿意这个家再过紧巴巴的日子了。不然，他学那么多艺道做啥？吃饱了撑得吗？

“名字当起。可人还是一圪瘩肉哩，说得上管教吗？”这个大忙人，出得堂屋来，一路走，一路想。

“可是，俺大说的三一个‘不准’会是甚呢？……”他在通过那个长长的街门洞时，又想。但一出街门，就什么也顾不得思量了，叫上光棍汉赵存财，给牲口铡草去了。

很快，他就弄清了他大说的第三个“不准”。那就是：往后不准赵树理接触农活。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学种地，那多缠人啊！非影响娃的学业不可！为此，父子俩别了一通嘴。

那是小得意过满月那天。这位身着马褂、头戴瓜皮帽的前清秀才，一脸得意，凡见了来贺喜的，一律双手抱拳，嘴里念念有词：“同喜！同喜！”听到人家的赞扬话，比方“这娃眼睛真活灵，大了，定是有出息。”他就会不住口地向人家兜售他那个“约法三章”。儿子双全实在听不下去了。先是苦口相劝，说，往后不让娃出门，也不让娃跟别家娃在一起耍。明理人觉得你是为自己娃好哩，不明理人却觉得你是在鄙低人家哩。再说，不让娃学种地，倘若学成了，混个一官半职，还成；要是学不成，地也不会种，麦苗、韭菜也分不清，一家人，喝西北风吗？

现实的赵和清，说着说着，来气了：

“我要是听上你，赶不了车，犁不了地，摇不了耒，扬不了场，我不知道一家人吃甚呀！你怎就这样糊涂呢？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不是我说你！”

这还了得！当着众人的面，儿子竟然数落开老子了。这位穿着一新的老家长顿时脸发热、心发跳，觉得下不来台。这是没家教呀，你当啥哩？会让人觉得：这老汉！

他连他儿都管教不好哩，还谈什么管教孙子哩！他发现来贺喜的亲戚本家、东邻西舍，不好意思地用眼瞟自己哩。

但是，他没有发火。秀才就是秀才，绝不是一说话三瞪眼的鲁汉。只见老汉尴尬地嘿嘿一笑，说：

“不是我糊涂！古人云：人无大志则一事无成。我让娃将来饱读圣贤书，这是糊涂吗，双全？”

……

不管长辈们如何为赵树理的前途操心费力，小树理在大人们的殷切呵护下，还是一天天长大起来了。他两岁的时候，尽管还咬字不清，就已经能跟着祖父一句一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启蒙小书了。又过了两三年，不仅开始了习读《四书》、《五经》，而且对爷爷爱不释手的那本《唐诗三百首》，能倒背如流了。

祖父虽然书生气十足，但却不是那号唯唯诺诺心无主见的人。他的约法三章，不仅要求小树理不能有违，也要求家里人不得越雷池半步。一次瞎眼奶奶让小树理牵着自己去街上溜了一圈儿，被前清秀才训了一顿。还有一次，邻居小娃不敢声张，打手势将小树理引出街门，一玩玩到吃晌饭。爷爷为这事气得不光不让孙子吃饭，还让他头顶书本，在太阳地晒。白花花的毒日头，那么瘦弱的孩子，我的天！快把一家人心疼死了。可是，谁劝也不济事。老秀才可真正动肝火了。你看吧！他在地面上踱着步，眉头上挽着疙瘩，两鼻孔冒粗气……那样子，既可怕又可笑。可是，没耐多久，老汉首先沉不住气了——在众目睽睽中，他一把将孩子扯到荫凉处，扯到自己怀里，接着两行老泪，顺着他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下来了。

“娃呀娃！不是爷爷狠心，是……我的心肝呀！……”

慈眉善目的爷爷，泣不成声地说着，抚摸着孙子的头。这时刻，恐怕用枪逼，他也不会再惩罚小孙子了。啊呀呀！人世间的骨肉真情，在一霎霎时间里，竟展现得这样充分！

儿童，应该像小兔子那样欢蹦乱跳，这有利于他们发育成长。而我們的小树理，却被家人当成一株花朵插在赵家西院这个大花瓶里了，难怪他总是病恹恹不耐风寒哩。

不管经不经风雨，也不管世时如何，在围得严严实实的相对平静的赵家西院里，赵树理还是一天天长大起来、一天天在尉迟村小有名气了。这不是靠对他管教极严的祖父的宣传，而是靠去西院串门儿或者借水桶之类的左邻右舍们的口口相传。是哩！前清秀才为了展示自己教孙有方，总要让孙子给来人背诗文、演算题、解《四书》……使得那些识字的和不识字的乡邻们，先是用惊奇的目光望着这个瘦巴巴的孩子，接着就惊呼起来：

“啊呀！这娃了不得！这娃了不得！……”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一七年，就是离五四运动爆发还有两年，曾经对孙子

寄于无限厚望的前清秀才赵中正，带着满腹的遗憾，终于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了。那一年赵树理十一岁。

赵家西院被悲痛笼罩了。女人们唱一般的哭声，男人们雄浑低沉的“哼哼”声，交织成二重唱在街道上飘荡。穿着不合体的孝衫、尚不谙世时的赵树理，哭成泪人。他拉着停厝在灵床上尚未入敛的爷爷的估衣袖子，一个劲儿喊着：“你起来！”“你起来……”

但是，不管可怜的娃娃如何喊叫，前清秀才再也听不见了，再也不会像母鸡呵护小鸡那样呵护他了。

把本就不壮的父亲尸体埋在地底下以后，赵和清一反常态，把小树理带出西院了，让十一岁的娃子，举目四望这个灾难的世界了。他带着他，去荒凉的后沟三角坪放牲口，去西岭上割荆条，去河地学摇耒、学撒籽、学锄地，他还带着他赶驴去窑上驮炭……一遇下雨天，他又把他带到吕祥老汉家，让他们用筷子教他打家伙掌鼓板。赵和清也是上党八音会的全把式。为了培养儿子，他把八音会的大部分曲牌抄在写仿的麻头纸上，让儿子背。“上上已五六，上五上工已五六……”

赵和清，这位多才多艺的农村知识分子，决心要用自己的心性和满肚子的“艺道”来锻造自己的骨血。赵树理过满月他跟老父亲有过一场小小的口角，但现在，老人长眠在冰冷的黄土下了，不管他怎样摆弄自己的儿子，老人也不会干涉他了。

农历五月，那是沁河流域庄家人最舒心的日子。放眼望去，绿汪汪一片，天不是太热，刚间过苗的玉茭才半腿高，锄地也不会被露水打湿衣裤。

“你看！锄头遍就得这样：手要稳，锄要匀。”当东方刚亮出鱼肚白，整个河滩还笼罩在淡蓝色的雾霭中的时候，赵和清就把儿子带到田间来，在空旷的田野上教他锄地。他一边认真地做示范，一边说，“锄头遍不能深了。为甚来？苗还小哩嘛，很容易‘伤筋动骨’哩嘛。锄二遍可就得‘劲要猛，锄要深’了。你看，就这样！就这样！……”

树理很用心。他照着父亲的样子，均匀地抬着锄头，于是就发出了庄稼人听来是那样舒心的“嚓、嚓”声。太阳升起来了。素有“捞饭盆”之称的几百亩河川地里，陆陆续续布满了穿着对襟小布衫的庄稼人。赵树理抬眼望去，只见朦胧起伏的虎谷山和近在咫尺的牛岭山，以及地头岸边有着庞大树冠的绿葱葱的各种树木。闻着有股青草气息的庄禾味儿，望着两只很好看的花喜鹊喳喳叫着，一前一后从河滩上空飞过，和远处挂在大杨树上的喜鹊窝，赵树理觉得家乡的山川太秀美了。爷爷在时，把他圈在四合院里，除了能望见头顶上的蓝天，哪里见过这么叫人心动的景致呢？他不由背出两句唐诗来：

青山霁后云犹在，

画出西南四五峰。

初夏的早晨，色彩斑斓的霞光铺满天空，像一片片小树林子似的点点烟村以及沁河平静的绿水，这乡村大自然的美景和那穿行于庄禾地里自由自在的乡亲们，的确如同磁石一般吸引了少年赵树理。是不是从此奠定了他一生在田野上奔走的基础和终生与农民结下不解之缘？不得而知。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家乡曾向一位来访者作出过这样的回答：“中国就数山西好，山西就数晋东南好，晋东南就数沁水好，沁水就数尉迟好。”

太阳愈升愈高了。赵树理热得出汗。他把母亲用织得的粗布缝制的白小布衫脱下，挂在地头的桑树条上，唾了唾手掌，重新拿起锄头来，弓着腰，去追赶前边的父亲了。

就在这时，一声粗犷激昂且韵味十足的上党梆子唱腔，从地埂下的一块玉茭地里飘过来。赵和清站住了。

“得意！他这唱得是甚的板眼？”

他拄着锄头问，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一付陶醉的样子。赵和清不仅是八音会的主奏，还是村里小剧团的头把。自父亲下世以后，他除了晚上或者阴天下雨把儿子带往充满乡间艺术氛围的场所学艺外，还经常带他到附近村庄的庙会上看戏。现在，他正好考考儿子。

“‘大板’呀。大，是不是？”

“嗯。这是哪回戏里的唱句儿？”

“《忠孝节》。”

“嗯。这戏好不好哇？”

“不好。”

“噢？”赵和清对儿子的回答感到诧异，“怎来不好？说说。”

“我不喜愿看。”

“嗯？”

“老太君心太狠了！四郎碰死了，她说‘死的好’，还笑。大！四郎再不好，也是她娃呀！”

听了儿子这番很有人情的评论，赵和清，这位被村人们称为“小孔明”、“二诸葛”的阴阳先生，无论如何也算不见十来岁的儿子会说出这样有份量的话！做梦也梦不见儿子看戏竟这样仔细、竟这样用心！嘿！他一改往日总是黑封板脸跟儿子说话的样子，用欣赏的目光，笑咪咪地看着这个被父亲在西院圈了几年的瘦弱的娃子，心里像喝了一碗蜜水那样美滋滋的。

在地埂下唱戏的，是赵家的紧邻——赵洪举老汉。他不知道地埂上发生了什么，自顾自地继续唱着：

一颗明珠土内藏，
千年未曾放豪光。
我本是南朝有名将，
当年失落在番邦……

这是个凄惶人！中年丧妻，家道破落，二孩又是个瘫子。人间的不幸，像伏天的雨一样接二连三地降落到他的头上来。他曾经对着熟睡在床上的瘫子接成叹道：“接成呀接成！你托生到谁家不好，为甚偏偏要来这里遭罪呢？”但是，这个先读私塾、后来上正规学校，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人，将亡妻埋在丈二黄土下以后，经过苦思冥想，决定打起精神，把这个很容易坍塌的家撑住！把三个没娘的娃抚养成人！对瘫子接成，他不仅将父爱像春雨那样滴进他的心田，而且为了让儿子尝到生活的乐趣，先教他识文断字，然后给他买或者借“闲书”看。什么《大八义》、《小八义》、《七侠五义》；什么《施公案》、《包公案》、《刘公案》；什么《岳飞传》、《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什么《西厢记》、《桃花扇》、《牡丹亭》、《赵氏孤儿》、《卖苗郎》等，只要能搜罗到的，他就拿给屁股上缝着烂鞋帮当垫子的儿子，让他在这封建故纸堆里寻找乐趣。

赵家既然与这户紧邻，勤奋好学的赵树理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有空，就往接成二哥（赵树理称接成二哥）家跑，不是看书（有时也借回去看），就是听二哥讲故事。有时害得做好饭的老妈妈颠着一双小脚，立在街门口，“得意哎——”“得意哎——”地鸣叫。赵树理不仅从二哥家汲取了丰富的文学艺术营养，而且他从又当爹又当妈，对瘫痪儿子倾注了一腔热血的赵洪举老人身上，从老妈妈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呵护上，体察到了人世间最温暖的莫过于舐犊之情。正是基于此，他才对《忠孝节》里的余太君，有了足以让他爸大惑不解的评论。

是的！刚才听了儿子说余太君的那几句话，着实让精明的阴阳先生在惊诧之余觉得高兴。“哟，这娃不赖，大了要孝顺哩。”

现在，他把一张满是抑制不住高兴的笑脸，对着儿子问：

“哪你喜愿看甚戏？”

“里边有罗成的《广武山》、里边有牛皋的《巧缘案》，还有喝断当阳桥的张飞、黑旋风李逵的戏。大！就不能编一回戏，把这些花脸们弄在一起乱打一伙？那多热闹啊！”

“哈哈……”赵和清再也沉不住气地笑了。他拄着锄头，笑得弯下腰来。他想：“虽然儿子还弄不清这些‘花脸’们不是一个朝代的人，可他这个想法一满有趣。嗨！小子真精！”

“得意！我给你抄的八音会曲牌背下哩没？”

当父子俩不再说笑，又“嚓、嚓”地锄起地来的时候，赵和清又提出一个问题。

赵树理也看出父亲内心对自己的喜爱了，不再像童养媳在公婆面前似的那样拘束了。他一边锄地，一边“咚咚呛呛、上上五五”地背曲牌。快到地头的时候，竟然说他不仅背会了《盘头》，而且能打！

我的天！“这娃子！说了他个脚小，他竟然说自己穿着套鞋跑哩！太有点放不下了吧？”阴阳先生心里一阵嘀咕。

要知道，《盘头》，是八音会里最复杂的一个纯打击乐曲牌。有道是：“会打《盘头》，做了班头。”他说他能打《盘头》了，嗨哟！太悬了吧？

这时候，父子俩锄到地头了。与赵家隔着一条草道的吕祥老汉也领着几个儿子锄过来了；光棍汉张存财也过来了；垆下的赵洪举老汉也过来了……于是大家互相招呼着歇息。

吕祥老汉是尉迟村八音会的班头。他膝下有六个儿子，老三花牛、老五五牛和老六六牛是八音会的骨干。现在他们有的对着烟锅点火吸烟，有的用脚拇指挑着鞋往外磕土，吕祥老汉则饶有兴趣地问赵和清：

“哎！我说双全，你父子俩锄着地，说得一圪瘩劲儿，说甚哩？有甚的高兴事啦？”

大伙也嘻嘻哈哈，七嘴八舌地笑问：

“啊呀！还没见过你老双全跟娃子这么热火过哩！说！甚事？”

“就是来！有好事大家也乐乐嘛！”

“对呀！还能被窝放屁——独吞吗？”

“哈哈……”

赵和清正在吸烟。他“噗”一声吹掉烟灰，扭身在界石上磕磕竹杆子烟袋，用两根指头捏起一撮烟丝塞进烟锅眼里以后，才慢条斯理地说：

“父子们有甚的说？左不过东一犁西一耙瞎圪扯哩吧，有甚说？没事。”

做事严谨的阴阳先生，从来不愿意张扬。你求他办事，已经办成了，他也不会痛快快给你个定心丸吃。不要说对儿子会打《盘头》心存疑虑了，即便儿子真会打，小心小胆的庄稼人，也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显摆。

但是，身体虚弱、心性好强的小树理，却把事情戳透了。他一只手捉住锄把，另一只手比划着说：

“说甚来？我说我会打《盘头》，俺大愣是不信！”

经过一霎霎沉默——大概大伙也觉得这消息太突然了——才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不能吧！你会打《盘头》？”

“能念下来就不错了！”

“小得意你往天上瞅，叫你吹了个窟窿！哈……”

“你们这些人啊！放得样，使嘴犟。让得意打打不就结了吗？”

“对！打打！得意打打！”

在大家的一片嚷声中，在赵和清又着急又生气又尴尬中，赵树理将锄头放倒，接过有人递过来的两根荆条棍子，架式一拉，雨点般地敲着锄头疙瘩，在一群庄稼汉的注视下，《盘头》开场了。他用嘴模仿着鼓、钹、锣、铙、梆这五大件的声音，他潇洒的架势、熟练的动作、准确的鼓点、动听的声音，把人们看呆了，听愣了。谁也没想到：尉迟村竟有这样“神”的娃子！当赵树理刹住家伙，抬起瘦胳膊擦汗时，这个拍一下他的头，那个拧一下他的脸腮。各自用庄稼人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位“神童”的喜爱。人人都在心里疑问：“咦？这娃子甚时候学会的？”

这时候，身着黑夹衣，留寸头，显得很精神的尉迟村八音会班头吕祥老汉，把赵和清叫离人群，俩人立到地头那棵长得很茂盛的大柿树下，商议事情。

“双全！我思谋来，明年正月十五的八音会乡赛，鼓板就叫咱得意掌！”一只手搔着有些苍白的寸头，一只手抹腰，老班头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啊呀不行呀！一个小毛娃子能上那样大的台面吗？不行不行！可是不行！”阴阳先生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大喊大叫。

“咋就不行啦？俺？”老班头有些生气了，“人家娃《盘头》都打成一朵花儿啦，还不入你眼吗？再说了，旁的村都用老把式掌鼓板，咱用一个小娃子，赢不了头彩算我眼里没水！啥叫‘物以稀为贵’嘛？”

“是倒是。对倒对。可我……”赵和清仍迟疑不决。他把竹杆子烟袋插进脖领里，情不自禁地欲掐算，吕祥老汉一拨拉他的手，笑说：

“甬掐算了！离乡赛还有八个月，好好教他吧！……”

……

就在有心计的吕班头统领着全村的吹鼓手日夜厉兵秣马迎接八音会乡赛的时候，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使沁河两岸变成了茫茫世界。大雪以后的头一个晴天，太阳从虎谷山那边升起来，雪地上到处反射着刺眼的阳光，扫雪的人们，走亲戚或者串门子的人们，不得不眯缝起眼睛看这银色世界。那些小脸冻得红朴朴、鼻孔里流着清鼻涕的娃娃们，则在茫野里奔跑，打雪仗，在雪地上打滚儿。悠悠东去的沁河冒着热气，在白雪的映衬下，成了一股黑色的湍流。

这一群娃子中，有国强、狗胜、福贵、来旺、珠孩、三喜、二旦等等，唯独没有他们所尊奉的“大王”赵树理。“大王”的缺席，使得这群衣衫褴褛的娃娃们很扫兴。

怎么不是呢？自从爷爷下世，父亲把赵树理带出西院以后，娃娃们的生活增加了多少乐趣啊！得意懂得多，自然就成了娃子们的首领。他给他们讲三国、说水浒；夸岳飞、话西游；他用嘴给他们打家伙；当他们成群结伙，赶着毛驴，去下伏、王村驮煤时，在沁河那个大湾的沙滩上，在明亮的日头下，赵树理实现了他把各个朝代的“花脸”们集合在一块堆的梦想——他用两根红而弯的柳条顶鸡翎，插在脖领里，装扮